

天下第一

刘光荣 著

重庆出版社

刘光荣 作品

天下第一
无角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下无贿/刘光荣著.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5

ISBN 7 - 5366 - 7279 - 9

I. 天… II. 刘…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81281 号

天 下 无 贿

刘光荣 著

责任编辑 罗玉平

封面设计 符 蓉

技术设计 刘黎东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南建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4.25

字数 315 千 插页 2

2005 年 8 月第 1 版

200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册

ISBN 7 - 5366 - 7279 - 9/I · 1244

定价: 25.80 元

内 容

简 JIANJIE 介

这是一部以生动形象的故事阐释提高执政党反腐倡廉决心的长篇力作。

故事发生在 R 省省会南华市。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和中纪委决议，R 省委省府以新年第一号令联合下发了规范党员干部行为的“紧急通知”，并号召全社会舆论监督。元旦之夜，南华市媒体联合曝出了警察殴打出租车司机的“公爵王轿车追尾”事件，为刚刚下发的“紧急通知”起到了强大的舆论监督作用。其时，正值南华市华亭区委书记黄伯驹被推荐为省级廉政建设先进个人，面临事迹的核查工作。市委书记李柘夫决定破除惯例，指派在报道“公爵王轿车追尾”事件中表现突出的《南华日报》主任记者王迪以记者身份去华亭区公开采访、核查。

随着采访、核查工作一步步深入，一个个疑点浮出水面，一桩桩事实触目惊心……烛影摇红，明清一条街暗藏玄机；以茶代酒，木马楼中小人告密。色艺双绝的女主持人猝死别墅，死者亲属悲痛万分却无处诉说。观象岭上，记功勒铭标语犹存；七星湖中，一代巨贪沉尸湖底……到后来，小记者连曝猛料扳倒两位要员，大骗子略施手段暗掀狂波恶澜。招标会上突生变数，揭出一窝硕鼠。老报人临危受命，市纪委重拳出击。

全书语言生动，描写细腻，故事跌宕起伏。读时使人轻松愉悦，思之却心中沉重。作家以巧妙的构思，深刻的观察，细微准确的描写，通过案中案、戏中戏，深刻地揭示了新时期犯罪的隐蔽性及其犯罪的社会根源。

第一章 特别文件

人们总习惯于把记者作家像自由撰稿人一样归入到自由职业者的范畴，其实，除了体制外的自由撰稿人，体制内的作家自然不能随心所欲地干的，体制内的记者们，就更不能被称为自由职业者了。对于这种非自由状况的“自由职业者”，我的体会极为深刻。

我在《南华日报》，已经干了十年，从二十五岁到三十五岁，从见习记者到主任记者，在南华这座有数百万人口的省会城市，也算小有名气了。《南华日报》是市委机关报，因此，报社对记者的要求较之一般别的报社更高，从第一素质到第N素质，都要求你必须具有强烈的党性，从世界观到每一个行动，都必须紧跟党政首长以至报社领导的步伐。报道各项中心工作，报道各级首长的活动，更成为我们的首要任务和新闻报道的主要中心。

因此，每到重要的节假日，别人阖家团聚其乐融融，而像我这样一个党报要闻版的记者，恰恰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日子，甭说与家人团聚，甭说与朋友亲人把酒言欢，有时甚至忙得连吃饭睡觉的工夫也没有。

与春节相比，元旦在中国普通民众的心目中，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纪念的意义，然而，作为法定节日，元旦节在社会生活中又具有不可动摇的特殊地位。今年元旦，全国人民放假休息，我作为节日慰问团的随行记者，跟着市委书记李柘夫刚从阳江县回到市里，又连轴转着去慰问市里那些节日仍在加班的工人、民警和医生，市内市外，整整跑了一天，回到报社已是夜里十点。报社还等着市委领导以民为本关心群众的消息明天见报，我放下采访包，来不及洗洗脸、揉揉酸胀的双腿，把相机扔给新闻部副主任王焱，请他去帮我冲片洗印，自己则一屁股坐在电脑前赶紧写稿。直到电子钟响了十一下，我才在文章的末尾敲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听到打印机打字时“滋滋”的声音，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想这一下总可以收工了，可以回家去泡一个热水澡，赶在零点前吃一顿饭，然后再美美地



睡上一觉。想到吃饭睡觉，我就感觉到了饥饿，就感觉到了疲惫，就感觉到了浑身僵硬。于是，我伸了伸懒腰，站起来，斜挎上采访包，熄了灯，关上门，一只手揉着酸胀难受的腰背，一只手拿着刚打印出来的稿件，不紧不慢地向值班的副总编办公室走去。

值班副总编的办公室在三楼，新闻部在六楼，声控灯反应迟钝，每到一个楼层，得用力跺跺脚，否则，它就拒绝为你照明。就在我准备第三次狠狠跺脚时，三楼的通道灯一下亮了起来，随后听到总编室传来响亮的开门声。我不知道总编为什么这么晚还来报社。总编马力，已经五十岁，前不久新娶了一位比他小了整整一半年龄的娇妻，按理，这会儿他应该在家被那丰乳肥臀的小“愤青”收拾得精疲力竭了。经过总编室门外时，我向里望了一望，没想到马力这会儿正从里面瞅着我。

“王迪，交了稿，同我一块儿去参加一个会。今晚，你可得准备熬个通宵！”

“马总，我可累了一天，浑身的骨头都散架了，你老还是另找一位同仁陪你去吧！”

“嘿嘿！”马总编阴阴一笑，说：“你小子甭想找人顶岗！老板点着名让你参加，可算是对你最大的信任，你不要不识相哦！”

我说：“对老板的信任我感激涕零，老板看这样行不行，您老去开会，我先回家洗澡吃饭，然后回来接受您的指示。明天的报纸版面已经排满，后天一准见报好吗？”

马总编大笑，笑毕，用嘲弄的口吻说：“是想回家陪小柳吧！不就一个晚上吗，你们两口子，怎么就这么打熬不住呢？”

总编马力的一双金鱼眼从老花眼镜上方望着我，瞧他笑得老奸巨猾的样子，心里就觉得痒痒的，就感到身体的某一部分在萌动，就想扑上去，对着这老不正经的来一阵花拳。

我已经一个礼拜没有回家了。为了准备元旦的稿子，前几天被马力派去远郊的阳江县采访。阳江横津渡水电站是市里正在进行的十大重点工程之一，水电站要赶在元旦前试机发电，工地上的人一刻也不停地加班加点，市委书记李柘夫亲自前去督战，给加班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鼓劲加油，本应经济部去干的活儿，马力却改派了我去。今天早晨刚从阳江回来，又陪着李柘夫在市里转了一整天，本以为这阵子的活儿已经忙完，谁知现在又被马力给缠上了，真不知道还有完没完。

离开横津渡水电站前，我给柳笛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这就回市里。柳笛在

电话里满心喜悦地说，今天她休息，等着我回家吃午饭，过节了，好好慰劳慰劳。我问，是慰劳我还是慰劳她，她在电话那端笑，故意问，都一个礼拜没见面了，难道就不想“家”呀？夫妻团聚，家人团聚，被喻为天伦之乐，这是一种神仙们都羡慕的人间幸福，能不想吗？说真话，我那老婆柳笛，是一家杂志社编辑，可是个电影演员阮玲玉似的美人儿，有知识，有涵养，平时羞羞答答，性感惹火，在床上那个起来，还真让人欲仙欲死。记得有一次我婚后做生日，竟收到一个不知谁人送的红包，里面装了十颗伟哥外还题诗一首“生也快乐，日也快乐，同服半颗，双双快乐！”我弄得哭笑不得，我问柳笛那人可能是谁，柳笛也一头雾水，把脸红到了脖子。我这几天四处采访，晚上参加完各种活动，回到招待所还得赶紧写稿，倒真还把她把家把孩子把爱给淡忘了。听柳笛这样问，我心里很舒坦，顿时涌出一股躁动，正想说“怎么能不想呢”，我突然想起家里还有个挺碍眼挺麻烦的家伙，于是问她，小小可接回家来了。小小是我们的儿子，已经三岁半，人小鬼大，听他姥姥讲，这家伙在幼儿园竟然有了女朋友。我担心这小家伙呆在家里碍手碍脚不安分。柳笛在电话里笑。她以为今天我回不了南华，原打算去接小小回家玩一天，听我这样讲，于是打消了接孩子回家的念头，二人世界二人生活，对于我们这种时分时聚的年轻夫妇来说，一点不比新婚更少吸引力。

跟着李柘夫去慰问别人，中午没能回家去慰问妻子，柳笛已经有几分愠意，在电话里故意问我是不是有了新欢，我解释了好半天，说谁让我干上这份活儿呢，要她打开电视看一看，就知道李大老板现在在干什么了。果然，我听到电话里传来电视的声音，过了几秒钟，柳笛问，晚上回不回家，她下午去看小小，没准儿儿子会缠着不让她走。我说不回家睡办公室吗？我让她晚上准备夜饭，即使再晚，咱们也得一块儿美滋滋地过一个元旦。

这会儿，柳笛一定早把夜饭准备好了，她一定化了晚妆，穿着晚礼服，正坐在餐桌边等着已经一个礼拜没有回家的丈夫呢。没料到现在竟然又失信于妻子，于是心里顿觉得空落落的。

“怎么，让我说准了吧？”马力看着我，仍是老奸巨猾地笑着。

我涎着脸说，让我先回家去看一看行不行，就半个小时，不，就二十分钟也行。马力把头一扬，说：“一分钟也不行。”他说：“我不也是刚刚躺进热被窝，就被电话催到这里来了？”在这个寒冷的冬夜，有年轻的妻子拥着，热被窝无疑是一个大磁场，极具想像力和吸引力。

我叹了口气，假装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正要离开，马力在我背后吩咐道：



“打起精神来！这会儿谁也不要想回家睡觉！开完会，根据情况再说。”

副总编正在看大样，见我送去稿子，随便浏览了一遍，就让人拿去发排。趁着副总编看稿时，我看了看报纸大样，不仅头版半个版面开着天窗，而且报眼位置也预留着。显然，副总编早得到了开会的消息，看来，正像马总编所说的那样，今晚，谁也不要想回家睡觉了。什么时候不好开会，偏偏要放在这么晚才开呢？副总编耸耸肩，直直地看着我，似乎在说，你问我，我问谁去。

提前通知报社的会议，自然不是什么保密的会议，但一定是所谓重要会议。领导讲话，全民动员，凡此种种，概莫能外。要开会的人开完会就去睡觉，而我们却得熬夜。我拿起值班副总编办公桌上的电话，给家里去了个电话，告诉柳笛，市里马上要开一个重要会议，报社的几位领导现在都守在报社里，让她先睡觉，我今晚可能回不了家。柳笛在那端幽幽地叹着气，没有埋怨，这却比被她唠叨更让人心疼。放下电话，我长叹了一口气，悲壮地走出副总编办公室，朝着楼下走去。

马总编等在楼下，正坐在车里打盹儿。马力也是记者出身，这是他几十年记者生涯练就的绝世功夫。由于马力有这么一套拿手好戏，因而常常教育我们，跟着首长做新闻，得学会趁着采访还未开始时小睡一会儿，否则，你就得准备三天三夜不睡觉。我也曾试着学习马总编的绝世功夫，无奈始终不能把火候练到家。

我想，不能把马力的功夫学到手，或许是我还不够老辣。虽然我已经干了十年记者，在马力这些干了几十年记者的老前辈眼里，我不过只是“小愤青”罢了。

我不甘心让他独自打盹，用手捅了捅他，故意没话找话与他闲聊。可是，这小老头子根本不理睬我，竟然一个劲儿打起了呼噜。

汽车开动起来，伴着马总编的呼噜声，一头扎进昏黄的灯河中。

市委小礼堂里坐了不少人，市委书记李柘夫带领着一班常委坐在第一排，在他们的前面，是常委们常常就坐的主席台，而此时在主席台上的，只是一台超大屏幕的背投电视。

我和马总编对号入座，在第三排靠过道的地方找到了标有《南华日报》字样的位置坐下来。在我旁边还空着一个位置。我问马总编，社长出差了吗，要不，怎么我们到了他还没到？马总编小声嘀咕着，你总是这么为古人担忧，你没见社长坐在第二排吗？这会儿正跟宣传部章部长咬耳朵呢！经总编这么一提

醒，我果然看到了坐在前一排靠中间的社长。这时，社长的身体尽量向前倾着，章一鸣部长头也不回地跟他讲着话，社长一边听，还一边不停地点着头。

第二排坐的人比第一排还少，除了两三位首长秘书，就是我们的社长。我用胳膊碰了碰总编，问他怎么不去紧挨着社长坐，那样，他就可以提前得到今晚电视报告的第一手材料了。总编不语，我转过头去，见总编正闭了双眼、争分夺秒地抓紧时间打着盹儿。我从采访包里取出采访机，放在面前的小桌上，然后拿着相机，走到主席台前，选择不同角度，对着书记市长猛摁了好几下快门。

不等到我回到位置上，电视会议开始了。屏幕一阵闪烁，几秒钟后便显出了省委一班人的特写画面。省委副书记、省长罗明扬主持会议，省委书记吕东海先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接着又宣读起了省委省政府联合签署的“紧急通知”，然后又讲了一阵子贯彻这个特别文件精神的紧迫性、必要性、科学性。吕东海刚端起水杯，电视镜头又切换为省纪委书记袁方，袁方宣读完中纪委 125 号文件，紧接着布置了一通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紧急通知》的措施，要求各市地州委要雷厉风行、公开透明，在党员干部和公务员队伍转变作风的中心工作中，要在真抓实干上下功夫，并当场公布了省委省府和省纪委的公开举报电话号码。

电视会议刚结束，市委一班人又登上了主席台。照葫芦画瓢，市长唐龙主持会议，宣布南华市贯彻执行《紧急通知》动员大会开始。市委书记李柘夫是中央候补委员，曾经出席了那次中央工作会议，在讲解中央工作会议决议的要点时，也讲了不少会议决议中所没有的背景材料。李柘夫讲解完中央工作会议的要点，又重点强调贯彻省委特别文件的及时性、针对性、重要性，他说，这是进一步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首要大事，因此要求全市党员干部和政府公务员自觉执行特别文件、模范贯彻特别文件，不仅要把贯彻执行特别文件作为当前工作的中心，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要作为自觉转变作风、反腐倡廉、勤政爱民、重塑党和政府形象的工作重点。

“同志们，党中央提出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设公正民主的和谐社会，不仅代表了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而且代表着国家的最高利益。省委省政府的特别文件，不仅是我们一个省的决定，而且同时是国家决定。因此，对特别文件的贯彻执行，也是检验我们每一个人对国家决定的态度问题，容不得半点虚假。”就在市委常委一班人走上主席台时，社长周济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他手里拿着一摞资料，还有一份复印的《紧急通知》。听到李柘夫这样讲，我不



禁拿过特别文件先看了看标题，红头文件号下的标题是：关于规范党员干部、国家公务员行为的十条规定。

我心里一个格登。这几年，从中央到地方，下发廉洁自律的文件可谓多多，要说这些规定，其实远远不止十条，不过，把这样一个有关干部行为规范文件作为省委省政府联合签署的紧急通知，放在元旦前作为“特别文件”，不仅在R省、恐怕在全国也还是第一次。

我一目十行地浏览着特别文件，浏览着十条。

各市、州党委、政府、纪委、监察局，省级各部门党组（党委）、纪检组（纪委），省直机关工委、纪委：

最近，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全党要始终不渝地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正确方向，牢记两个“务必”，切实推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根本转变，在全党进一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教育活动。根据中纪委“六条”和“领导干部不准接受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的规定，以及国家公务员行为规范之规定，为了加强全省党员干部队伍和国家公务员队伍的建设，促进“两个作风”的根本好转，确保党的先进性，提高执政能力，建设和谐社会，根据我省实际情况，特作出十条规定如下：

一、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基本宗旨，依法行政，绝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滥用职权的行为发生。

二、坚持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亲民爱民富民近民，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要认真听取，详细记录、耐心说服，绝不容许将来访群众拒之门外，要特权刁难群众。

三、坚持权为民所用，凡不涉及政府机密的政务活动，应做到透明公开公示；对涉及城市建设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要实行“听证”制度，充分听取各界群众的意见，确保决策的科学性公正性。

四、牢记两个“务必”，自觉模范执行中纪委“六条”规定，提倡廉洁奉公，反对贪污浪费，自觉接受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绝不允许对监督的群众进行任何形式的打击报复。

五、杜绝一切形式的以权谋私行为，不准公物私用，不准公车私用，不准无偿占用所属行业单位或个人的车辆用作个人使用。

六、要做廉洁自律的模范，不准接受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不准以任何名义变相收取“红包”和其他礼品，在公务活动中收取的纪念品，必须一律上交。自觉拒绝一切形式的贿赂。

.....

看到这里，我的心里不由为之一动。吕东海在宣读这条规定时加重了语气，特别做了一番解释，他说所谓不准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收取或变相收取“红包”，不仅包括参加各类公众活动时的劳务费感谢费，还包括生日节日婚丧娶嫁收取的礼金，总之，不是自己的劳动所得，就要“劝君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吕东海说，最近中纪委首长在全国巡视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告诫全党，要坚决刹住送钱歪风，要严厉告诉各级干部，对送钱的人，不但要坚决拒收，而且要严肃批评。为此吕东海代表省委省政府庄重承诺，恳请全省人民对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一旦发现党员干部和国家公务员接受“红包”和礼品，请向各级纪委监察部门进行举报，一经查证属实，党员开除党籍，公务员开除公职，领导干部一律撤职，并对主管领导和部门实行问责制。省纪委书记袁方在强调这条规定的重要性必要性时尖锐指出，许多人从人民的勤务员蜕变成腐败分子，有一个共同的堕落特点，就是从收受“红包”开始，因此，必须下猛药进行重治重惩。

我想，把“红包”与滥用职权提到同等重要的高度来认真对待，可见，红包问题已经构成了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严重考验。把一个人人们视为礼尚往来的事儿当作一个重大的社会课题来解决，据我所知，在 R 省这还是第一次。

又是一个第一次！

两个第一次！凭着自己十年养成的职业嗅觉，我相信，即使一个人的神经再麻木，他也会发现，把党风廉政建设结合先进性教育一块儿进行综合治理，党和国家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决心之大，可谓前所未见；而且省委省政府上午才刚刚签发了特别文件，这会儿用电视会议的形式进行公开动员，其行动之果决，也是前所未见的。

两个第一次，两个前所未见，可见省委省政府的首脑们对贯彻执行中央工作会议的决心是何等坚决，对实施十条规定抱有多么大的信心寄寓了多么大的希望啊。

正如李柘夫所说，这不仅是 R 省的决定，同时也是国家的决定。

惟有信心和决心，决定着执行国家决定的力度；惟有认真和审慎，决定着贯彻国家决定的深度与广度。没有坚持下去的信心，没有雷厉风行的迅疾，没有令出法随的手段，所谓的决心不过是一句戏言，所有的规定将被束之高阁。

治恶疾用猛药，善良的人们已不再需要空泛的口号，而是期待着疾风暴雨的行动。



“特别文件”果真是狂飙突降吗？

与以前参加这样的电视会议轻松场面所不同的，是今晚的与会者。在狂飙降临时，他们似乎已经感受到了自己肩上的压力，感受到了这么一个代表着国家决定的特别文件可能给他们生活带来的重要变化。这会儿，他们就怀着那么一种紧张的心情，在心里暗暗地掂量着猜测着，这个不平常的电视会议，将对他们明天的行为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以及明天早晨起来时可能出现在他们眼前的一切。

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我特别关心今晚参加会议的人。今晚参加会议的，除了我们极少几位记者，全都是市里副局级以上部门的领导，演讲者在台上慷慨激昂掷地有声，听演讲的人，或瞪大双眼望着台上的演讲者，或低头在演讲稿上用笔划拉着，即使偶有几个半闭着眼似乎正养精蓄锐的人，他们面部的表情也好像一个模子里铸出来似的，严肃得让人感到窒息。

“《南华日报》到了吗？电视台电台的同志到了吗？”

就在我企图从那些严肃得可怕的脸上窥视他们的内心世界时，台上讲话的人已经换成了市纪委书记高丰，这会儿，高丰正点着报社的名。

刚才还闭着眼养精蓄锐的社长周济虎虎生风地站起来，他惟恐纪委书记看不清自己，又高高地举起了左手。隔着不远，市有线电视台台长郝炬和广播电台台长也举起了手。高丰把手掌向下压了压，示意周济坐下，一下提高了嗓门。

“要从根本上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培养勤政务实的作风，实践三个代表，就必须从每一个党员干部和每一个政府公务员做起，就必须严格执行十条规定，少一条不行，少半条也不行！我们要提倡全社会对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和政府公务员的监督，为此，日报要辟出专门版面，登载群众来信，电视台要拿出专门时段，给那些不执行规定的人曝光，广播电台要滚动播放特别文件，让特别文件的精神传达到每一个村社每一个角落。对于揭露出来的问题，各级纪检部门，都必须查证落实，做出处理意见，对于其中一些问题严重的，要开除党籍开除公务员队伍，触犯刑律的，要送交检察机关，对于对举报者进行打击报复的，一律严惩不贷，绝不姑息养奸。”

高丰又公布了市纪委的一个专户存储账号，号召在特别文件公布前有过收受红包和有价值证券的人，主动上交纪委，也可以直接存入市纪委的这个廉洁账户，对主动上交红包、有价值证券和接受贿赂的人，绝不进行任何追究，而对那些不主动上交甚至顶风作案的人，无论其数额大小，发现一个，查实一个，处理一个。

“这会儿先给大家打个招呼，请回到各部门组织学习时，各位都要把十条的重要性、把‘红包’的危害性讲清讲透，到时候，不要埋怨市委、市纪委是诛而不教。”像中纪委和省委一样，市委几位主要领导都特别强调“红包”的危害性，在他们的讲话中，无一不把“红包”视为祸害党员干部和国家公务员的慢性毒药。他们一再告诫说，虽然这种毒药表面裹着厚厚的糖衣，包装袋上贴着“十全大补丸”的标签，这样的毒药就像海洛因，即使一小点，即使偶尔一次，也可能让人上瘾成癖，不要以为吃得少偶尔为之可以没事儿，吃了这种毒药，到头来，就会毒害一个人的良知与良心，就会祸国殃民，那样，其结果不仅毒害了自己，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而且也毒害了整个社会风气。我拿着相机，再一次离开座位，走到台上，对着台上就坐的领导摁了几次快门，然后走到台口，高屋建瓴般对着会场让闪光灯闪烁了两次。市有线电视台的摄像师侯毓这会儿就站在我的身旁，他冲我笑一笑，轻声说，王老，一会儿一块儿喝两杯，过阵子，又轮到咱们哥们儿在一块儿忙碌了。我点点头，然后走下主席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想到与侯毓的约定，我拿出笔，在稿纸上先写了一条标题新闻——省委省府下发特别文件，号召向“红包”开火！然后又写了一条八百来字的消息，对市委市政府连夜召开会议贯彻特别文件进行报道。两条消息刚刚写完，已经是第二天的一点钟了。市长唐龙宣布散会，会场上的人都站起来，一些急于回家的人，也不等市里一班人离开会场，先自往会场外拥去。

我把两条消息和相机一起塞到总编马力手里，请他回报社后交给值班副主编，又与社长道过别，这才同已经收起摄像机正等在旁边的侯毓一块儿离开了市委小礼堂。

南华市就只有这么几家官方媒体，平时却各干各的绝少往来。报社领导自以为高人一等而看不起有线电视台，郝炬却自恃电视台有钱而瞧不起报社，偏偏我们这帮记者摄像却绝没有这种隔阂，社长台长比拼的是行政级别小金库的充盈，而我们却更讲哥们儿姐们儿之间的感情融洽。道不同不相与为谋，我们这帮哥们儿姐们儿，绝不会介入领导们之间的明争暗斗，而我们的那些顶头上司，也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版面总需要新闻，搞新闻的家伙更需要相互沟通，甚至互为犄角。或许我们之间也会保留一些秘密，但是，无论保留了多少秘密仍丝毫动摇不了我们之间兄弟姐妹般的友好情谊。

我和侯毓刚刚在“招招鲜”大排档坐下，《南华电视报》的女记者杨柳与两位穿红色羽绒服的女孩子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杨柳见到我，高兴极了，没头没脑地说：“好！好！好！王老师你跟我们一



块行动吧！有你这位大牌记者前去，那两个家伙再也横不起来了。”

杨柳曾经是我带过的新闻实习生，那时她还在读大三，这女孩子有一股男孩子的冲劲，冲动起来，比大多数男孩子还胆大。

原来，大约在二十分钟前，离这里不远的一条街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肇事车是一辆安装有警笛警灯的公爵王轿车，撞伤了避让不及的出租车，肇事车主穿着警服，他从车上下来，抓住出租车司机，不由分说就是一阵暴打。《南华电视报》得到群众的电话举报，派了记者杨柳和小丁去现场采访，两人的记者证，竟然被坐在肇事车里一位戴墨镜的中年男人扣下了。杨柳打电话向电视台求救，因而知道侯毓在这里用餐，于是在两位出租车女司机的陪同下，来到了“招招鲜”大排档。

记者采访被扣下证件，在全国在这座城市，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一个肇事的车主敢于扣下记者的证件，却绝对是一条有价值的新闻。

我的神经立刻兴奋起来。我和侯毓站起身，准备跟着三个女孩子一块儿离开，这时，大排档老板拎着两瓶啤酒走到桌前，我和侯毓只好一边拎着采访包，一边向正忙活着的老板连声道歉。两位的姐凑到老板跟前说，前边有点急事儿，几位记者要去采访，不过，老板你请放心，半小时后，我们还来你这里宵夜。大排档老板本不甘心让客人就这样离开，听我们这样说，也不好再说什么，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分别坐进两辆出租车里一溜烟开走了。

出租车离出事的路口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老远就看到前面围了一大圈人，同时传来一阵阵叫骂声。出租车在人群外停下来，我、侯毓和杨柳三人从车里钻出来，在两位的姐的帮助下，分开人群，走到肇事的公爵王轿车前。

比起许多城市，南华市的冬天并不太冷，可是，今年却冷得出奇，刚刚才到元旦，今夜的气温已经接近冰点，寒风在空中啾儿啾儿地刮着，连以光彩著称的一排排花簇形路灯也显得格外苍白。

被打伤的出租车司机还躺在冰凉的马路上痛苦地呻吟，打人的警察已钻进了公爵王轿车里。肇事车车头上的警灯还在闪烁，车门车窗紧闭着，四周围满了人，使肇事车无法动弹。小丁站在车头前，正拿着采访机采访在寒风中围观的群众。

侯毓扛着摄像机，又对着肇事现场一阵猛拍，然后调转镜头，对着肇事车猛拍一气。此时，肇事的公爵王车副驾座一侧的车门打开了，一位西装革履戴着墨镜气宇轩昂的男子从车里钻出来，扭头往人群外钻。我拦住戴墨镜的男人，要他交还扣下的两个记者证。

墨镜男子见我挡在前面，只得停下来。他似乎认识我，这会儿面对着我竟然有些发愣。侯毓赶过来，摄像机镜头对准了墨镜男子。墨镜男人下意识地挺了挺胸，似乎又突然意识到接受这样的采访并不光彩，于是举起双手护着自己的面部，嘴里发出低沉的咆哮声：

“你们要干啥？你们侵犯我的肖像权隐私权，是违法行为，我有权行使正当防卫！”

说着，墨镜男人放下双臂，伸手抓住侯毓的摄像机。几位围观的群众围过来，帮着侯毓保护摄像机。在男子与侯毓争抢摄像机时，男子脸上的墨镜掉到了地上，明亮的路灯下露出他那张国字形轮廓分明的脸庞。

我认识这张国字脸，今天中午，不，准确地说，昨天中午，这张国字脸的人还和我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呢。

“熊局，怎么会是你？”我惊讶地叫出声来。

被我称做熊局的男子停止了与侯毓争夺摄像机，转过身来，看着我，从口袋里掏出两个记者证，交给我，然后头也不回地往人群外走去。

这会儿，两位 110 的警官驾着摩托赶来了，一位警官忙着吩咐把受伤的出租车司机送去医院，一位警官要求公爵王轿车司机开着车跟他一块回巡警大队接受调查。

群众大声喧哗起来，嚷着不能让肇事司机就这么轻易离开。有人吼着，这公爵王车有警灯，大概与巡警是一个警局的，一个局里的警察能不帮着自己人吗？于是更多的大声嚷嚷，要求执勤巡警立即进行现场调查。巡警见群众情绪激动，而且又不愿放行，只得叫肇事者出车来接受盘查。

公爵王轿车司机不情愿地开了门，显得十分委屈，他告诉两位巡警，他和熊局正执行公务，出租车因为违规行驶，才被撞伤车尾，而出租车司机却躺在地上撒泼耍横。一位男子冲到公爵王轿车司机身边，指着他的鼻子，大声叫喊道，这家伙撒谎！他告诉警官，肇事车一路闪着警灯开过来，前面正好亮起红灯，出租车只得停下来，根本没有时间躲避，公爵王轿车撞上出租车车尾后，就是这位警察从车里下来，把出租车司机从车门里拖出去就是一拳，出租车司机被打倒在地后，他还不解气，又用脚猛踢出租车司机的头部和两肋。

“警官，我当时就坐在这辆出租车里，如果不是路过的群众看不下去了围上来，出租车司机还不知会被打成什么样儿呢！”

另一位男子也走过来，指着打人的警察嘲讽着，有你们这样执行公务的吗？载着妖里妖气的女人在市里兜风，横冲直闯却借口公务显摆逞威！他对着大伙



儿说，出事后，见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从车里下来两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坐上一辆出租车跑了，其中一位女人，就是“亲密接触”娱乐城的女老板花妮。

“嘿！准是出租车挡道影响了他们的‘亲密接触’吧！”

围观的群众发出一阵阵嘘声。有人大声喊：教训这个婊子养的家伙！还有人大声叫着：问问他这公爵王轿车是哪里来的！没准儿这是一辆赃车呢！

打人的警察指着揭短男子，威胁道：“你给我记住，你在这里造谣生事，挑拨警民关系，破坏人民警察形象，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揭短男子冷笑着，转过身去，对着人群，大声说：“这个警察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如果他们还真认为自己是人民的警察，就不会在这里欺负人了！”

人群里又发出一阵阵愤怒的叫喊声，有人冲到打人警察的身边，要把他扭送到市公安局，让局长何民给全体市民一个说法。两位巡警急忙挡在那个打人的警察身前，大声劝告愤怒的人们，一再保证他们一定会公正处理今晚的事故。

围观的人群已经把整个路口堵得水泄不通，许多车辆只得掉转头另寻出路。主动站出来作证的群众越来越多，一些人还在往前拥挤。110警官担心事情会闹得不可开交，忙让肇事司机上车，开着车与他们一块儿回巡警大队继续调查。

围观的群众仍不放行，叫嚷着非要警察把那位刚刚离开的中年男子追回来不可。

担心事态会闹得不可收拾，我连忙站到车前，拿出自己的记者证，对着围观的群众，劝他们放肇事车去巡警大队继续接受调查，同时提醒警官，应该还请上这几位主动作证的群众一块儿去警队录下证词。巡警看了看我手中的证件，把头一摆，让刚才作证的几位男子也上了肇事车。

围观者好不容易让开了一条道路，公爵王轿车正要离开，交警三支队的警车这会儿刚好赶到了现场。

几位交警简单地测量了一下现场，让肇事司机坐进他们开来的警车中，两位交警分别开着公爵王和出租车，鸣着警笛，向三支队开去。

人群已经散开，我和侯毓杨柳小丁正打算登上两位的姐的车离去，一位巡警走过来，对我们行了一个举手礼，客气地对我们说，他们队长想见见我们。我问侯毓，他们可有谁认识巡警大队长。三人互相看了看，一齐摇着头。我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已经凌晨三点半，我打着哈欠，对巡警说，天快亮了，我们得回去睡上一觉，明日还得上班呢。这位巡警很执著，站在出租车前，一脸的

热情，坚持要邀请我们去他们队里。一位的姐灵机一动，提醒我们说，你们刚才不是在“招招鲜”定下夜宵了吗？你们不去，老板可要骂娘呢！我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拍了拍脑袋，对车前的巡警讲，我们这就去吃夜宵，你们大队长有什么事，可以到大排档来，我们一块儿一边消夜一边谈。巡警拿起对讲机，向队长汇报，称我们还未吃晚饭，这会儿去“招招鲜”大排档用餐，约大队长去那里见面。巡警汇报完毕，一抬手，另一位巡警开了摩托过来，两人开着摩托，一路护送着我们去大排档。

“招招鲜”大排档前空无一人，只有老板还守在烤架前，一边打盹一边等待消夜的客人。我们的车刚停下，老板已经站起来，见是我们几人，老板的脸上一下堆上了灿烂的笑容。我们走进门去，两位巡警依然站在门外，在寒风中望着来时的方向翘首以盼。我们不忍看着两位巡警就这么尴尬地站在大排档外，一齐招呼两人进到室内来，喝口酒暖暖身子。

两位巡警依然伫立在寒风中。这让我想起那些忠实守卫在边防哨卡上的战士，为了他人的安全，餐风饮露、日晒雨淋，却毫无怨悔。

我只好走出门去，来到两名巡警跟前，好说歹说，劝他们要么立即回大队去，要么马上跟我进饭店里。两位巡警互相看了看，灿然一笑，这才跟着我走进明亮而温暖的小店内。

“王记者，你们也到这样的地方用餐？”两位巡警摘下手套，取下头上的头盔，小声问我。我点点头，告诉他俩，干记者其实是一份很苦的差事，有时去农村采访，连路沟里的水也敢喝到肚里。

两位巡警很年轻，大概从警校出来的时间不长，瞪大了眼，吃惊地看着我。

我冲着两人笑了笑，满不在乎地告诉他们，数年前我和农委的两名工作人员一块去农村调查“三农”问题，遇上那里的村民正与乡干部闹得不可开交。乡长书记说我们偏袒村民，而村民说我们是来为乡长书记作吹鼓手的，到了晚上，两头都没捞上顿饭吃，没有办法，我们敲开了一家代销店的门，用比平时高一倍的钱买了几袋饼干和几瓶饮料，坐在村民屋檐下一阵猛吃猛喝。一开始，大家只顾着填饱肚子，谁也没有注意饼干和饮料有什么问题，到了肚子快填饱时，农委的一位工作人员才注意到，饼干和饮料早过了保质期。经他这么一提醒，我才感觉到吃进嘴里的饼干又硬又馊，从瓶口散发出的饮料气味怪怪的，让人闻着就要呕吐。这一下，我们知道大事不妙了，听到肚子里响起一阵阵蛙鸣般的怪叫声，于是连忙去村里的卫生室。村卫生员听了我们的叙述，又用听